



吴稚晖



蔡元培



黄侃



陈寅恪



民国狂士录 | 王坚 著



章太炎

品品什么是地道的民国味儿，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狂士范儿



民国狂士录

王坚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狂士录/王坚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9

(背影文丛)

ISBN 978-7-80765-832-0

I.①民… II.①王… III.①名人-生平事迹-中
国-民国 IV.①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1642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197 000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疯头疯脑”的“学界泰斗”——章太炎 1

章太炎为什么被称为“章疯子” 2

章太炎与孙中山的恩恩怨怨 14

章太炎与吴稚晖：跨越五十年的恩仇录 32

章太炎逸闻 48

第 二 章 “一个坏透了的好人”——吴稚晖 53

“吴疯子” 55

“实事求是，莫作调人” 59

出入大观园的“刘姥姥” 67

尾声 73

吴稚晖逸闻 74

第 三 章 蔡元培挂印记 79

“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 80

“浩然弃官归里” 85

“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 90

“一生难进易退,大抵如此” 96

蔡元培逸闻 99

第四章 刘师培和他的朋友们 103

拯救读书种子 104

“激烈派第一人” 106

“二叔”反目 109

刘师培二度落难 112

蔡元培请刘师培到北大 114

陈独秀:“龙性岂能驯” 116

刘师培英年早逝 120

刘师培逸闻 124

陈独秀逸闻 125

第五章 黄侃“发疯”记 129

至情至性 130

恃才傲物 136

我行我素 140

“绝命书黄” 146

黄侃逸闻 146

第六章 烟土狂士刘文典 149

“疾恶真推祢正平” 151

“两个半”的故事 158

“养生未羨嵇中散” 165

刘文典逸闻 169

第七章 不厚不黑的“厚黑教主”——李宗吾 171

“厚黑学呀，你真是把我误了！” 172

从“宗儒”到“宗吾” 178

由破坏而建设 185

“厚黑学变质了”？ 189

出不了川的厚黑教主 196

李宗吾逸闻 198

第八章 辜鸿铭：骂人都是学问 201

政治奇谈 203

文化怪论 213

辜式怪癖 226

辜鸿铭逸闻 229

第九章 帝王学的末路——从王闿运到杨度 235

王闿运“纵横计不就” 236

杨度“颠沛愧师承” 245

“如今皆成过去事” 256

王闿运逸闻 257

杨度逸闻 260

附录：狂士逸闻 262

第一章 “疯头疯脑”的“学界泰斗”——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

章太炎为什么被称为“章疯子”

在辛亥革命元老当中，章太炎是人生经历最富有传奇性、个性也最强烈的人之一。作为“革命中国最有学问的革命家”，他身兼两个显赫称号——“民国先驱”与“学界泰斗”，可谓德高望重。晚年的他在政府的资助下，办起了国学讲习所，在苏州大谈读经。没想到，此举却惹翻了一位初生牛犊，此人乃晚清名流薛福成之后，名唤薛慧山，他以笔为矛，指责章大师以开近代改革风气之先的名贤长者，何以到了晚年，竟至于开起倒车，搞起复古来了。章太炎闻讯，不但不以为忤，反而表示一定要约见作者。见面之后，他夸了老薛（福成）又夸小薛（慧山），大打其哈哈，继而郑重其事，说革命之后，时局反而是今不如昔了，“接着，章先生又骂那个这个，兴会淋漓，唾沫四溅，想见其当年以勋章作扇坠，走入新华门面斥袁世凯时候的那股神气，正复如此”（薛慧山《国学大师章太炎》）。事后，姑苏城里外便早传出了笑话——“小疯子骂大疯子，大疯子却又骂尽了所有的达官贵人”。

民国时期，所谓“疯子”可谓多矣，然而不管是“三大”还是“五大”疯子排行榜，这个“大疯子”——章太炎总是雷打不动的固定成员。这固然因为他的“疯名”冠绝近代，也因为他本人对“章疯子”之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相比之下，真是绝无仅有。发“神经病”，不但是他生平事迹的重要一面，又是他所欣赏以及他本人的为人处世哲学；所以“章疯子”，就不仅仅是一个外号了，它代表一种风度。

然而关于他的“疯名”来源,则是五花八门,众说不一。归拢起来,有下列说法:

患病说

章太炎少时患有间歇性的癫痫症(又称羊角风),据说16岁去考秀才前夕,此病即突然发作,家人遂不再强迫他参加科举考试。后来也正是因为此病,家人不敢给他正式娶妻,到25岁时才“纳妾王氏”(王氏是章母的陪嫁丫头,两人无正式婚仪,按当时习俗称为纳妾;章在王氏死后多年,才续弦娶汤国梨为妻)。1907年12月,又因此病发作,他曾不得不辞去《民报》总编辑之职。

曾师从章太炎的陈存仁专门考证过“章疯子”疯名的来历,他认为“章师”患羊角风一事,纯属王揖唐在《太炎先生旧事》中捏造的“无稽谰言”。他说:“说章师状似神经经是可以的,说他患过羊角风则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幼时即使有羊角风的话,也与成年后的脑神经没有关系。”不愧为上海名医,他把医理根据讲了个头头是道,但是,他的说法不免有护师心切的成分,而且学究气十足——叫别人绰号时,人们哪里会考虑医学上讲不讲得通呢!

不理俗务说

章太炎被称为“国学大师”,一生博闻强记,见识非凡,但在日常生活上,却是一个十足的低能儿。他不会照顾自己,常常发如飞蓬,衣衫褴褛,不拘小节,大有古时“邈邈相公”王安石之风。施章《悼章太炎先生》一文记载:“章师白天服装是长袍,晚间穿着一身极旧的和服,发长五寸,有时左右分开,有时长发垂于额际,人称章



章太炎

疯子云云。”而关于他出门迷路,频频向人请教“先生,我的家在哪里?”的传说,更是俯拾皆是。陈存仁记载的一则很有代表性:

章师常被上海人称为“章疯子”,他也知道有这个外号,我记述过他有一次坐黄包车到三马路旧书店买书,回家时,又跳上黄包车,指着告诉车夫朝西走,车夫依着他所指的方向走去,走了好多路,问他:“先生你究竟要到哪里去?”章师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上海人人知道我是章疯子,你只要拉我到章疯子家就是了。”车夫无奈,仍旧把他拉到旧书店,才把这件事解决。

类似的记载可谓多不胜数,夫人汤国梨晚年就曾叙述过另外一件情节大致类似的迷路故事,大家均引以为笑谈,忍俊不禁。除

此之外,诸如严冬不知着衣、误将粉笔当烟抽之类的笑话,在“章疯子”身上,也总是时有传出,不足为奇。

自认疯癫说

1906年,章太炎因“苏报案”服刑期满出狱,第三次流亡日本,7月15日东京留学生举行欢迎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说,开头就说“兄弟(我)是凭他说个疯癫,我还守我疯癫的念头”,接着又讲出如下妙论:“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癫,断然不肯承认……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在这篇被章门弟子许寿裳称为“欢迎会上发狮子吼”的即席演说中,章太炎非但不介意他的“疯子”之称,反而引以为雅号,而且,他还希望他的同志朋友们都能多带点神经病。他说:“兄弟承认自己有精神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精神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有精神病,某某也是有精神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精神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精神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他的所谓“神经病”,显然是指一种不计较成败得失的革命干劲,和一种不迎合时尚与世俗的精神,做这样一个“神经病人”,正是以气节自许的他所心甘情愿为之的。他本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鲁迅语),百折不回,豪气干云,“疯子”之称,当之无愧。

装疯避难说

民国革命元勋刘成禺先生在《世载堂杂忆》中记载了“章疯子”名称的另一种由来。那是清末新派张之洞在武汉办《楚学报》，他以梁鼎芬为主办，王仁俊为坐办，章太炎任主笔；其中，梁鼎芬是个顽固守旧的“保皇党”，章太炎却是力主排满的革命党，独有王仁俊熟悉情况，他早知道梁章两人终究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日后他们“必至用武”。果然，《楚学报》第一期出版，“属太炎撰文，太炎乃为排满论凡六万言”，梁鼎芬读后即大怒，“口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者，凡百数十次”，他还急忙跑到总督衙门，要拿下章太炎，按律治罪。

刘成禺等友人闻讯，急访王仁俊，劝他说：总主笔是张之洞聘任，若事情闹大了，则张之洞必反受牵连，“首受其累”，还会“予反对维新派者以口实”。他们献策说，不如王仁俊去对张之洞说明，“谓章太炎原是个疯子，逐之可也”。王仁俊果然劝动了张之洞，但梁鼎芬气不过，便在赶走章太炎时，“一切铺盖衣物，皆不准带”，还命轿夫四人打了他一顿，“蜂拥逐之”。“章疯子”这个称号，从此不胫而走，逐渐传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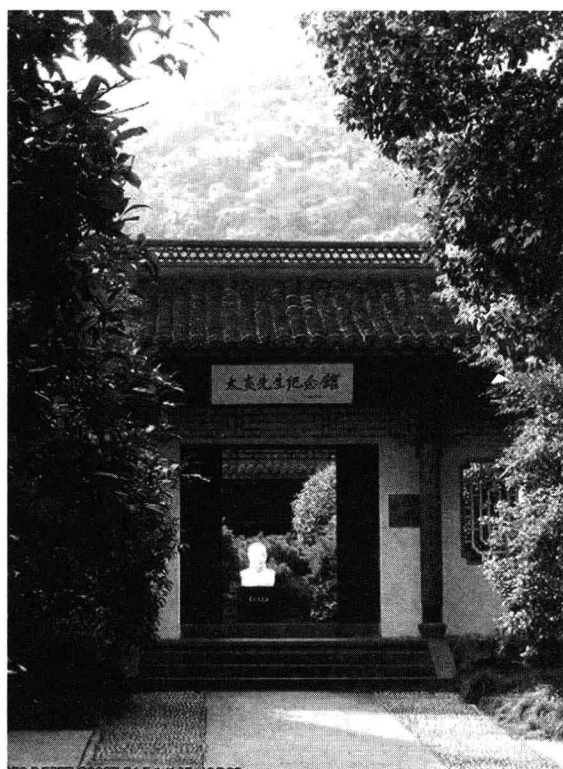
据说一直到后来，章太炎每与人争论不决，对方只要说“叫梁鼎芬来”，他就无语，“乃微笑而已”了。

吴稚晖攻击说

在近代史上，吴稚晖也是个出了名的“大疯子”，此人生性精灵古怪，好惹是生非，喜用污言秽语，为人刻薄，骂人无数，而且挖苦

讽刺,无所不用其极,又常依附权贵,自比为大观园里的刘姥姥;然而又偏偏正是此人,素来爱打抱不平,时常做出不畏权势、仗义执言之举动,故有“一个坏透了的好人”之称。章太炎初识这个老顽童,就鄙薄其为人,看不惯他要为贵人帮忙等做派。两人同在上海爱国学社(清末中国教育会设立于上海的一所近代学校)工作,疯子对疯子,岂能善罢甘休,于是互相嘲骂甚至诅咒之事,便时有发生。待后来“苏报案”发,章太炎指责吴稚晖出卖同志,吴一再反咬,更是惹出一场至今仍然没有定论的著名公案。

“章疯子”之名,据陈存仁考证,便与《民报》第九号记载的一场章吴之争有关:“1902年,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意见不合,互相对



章太炎先生纪念馆

峙，常有争吵，章太炎对吴稚晖击桌大骂，说中国教育会是阴谋篡夺的行为，吴稚晖也口若悬河地和他辩论，言语中提到太炎疯头疯脑，此言一出，太炎默然无语云云。”

袁世凯解嘲说

章太炎曾有对联一副——“养生未羨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送给另外一个民国“疯子”刘文典，其实，他自己就因为疾恶如仇，所以早被称为“民国之祢衡”。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不久，二次革命爆发，这个“民国祢衡”即“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冒险入京，面刺袁世凯，最终身陷囹圄，为袁软禁达三年之久。其间，他表现出来的各种“疯”态，着实比击鼓骂曹的真祢衡有过之而无不及，让人大开眼界。

袁世凯首以功名利禄引诱他，继而又对之加以胁迫，但章太炎是软硬不吃，他蓬头垢面，足蹬破靴，“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要当面质问袁世凯。袁氏拒不延见，守卫们也是辞色傲慢，章太炎“乃怒摔其座上茶具，遂被拽出”，后被软禁于龙泉寺等处。羁留北京的章太炎，更是大显其疯狂，他于厅堂高悬“速死”二大字，又于墙壁上贴满“袁世凯”三字，以杖击之，说是“鞭尸”。他在木上大书“袁贼”，埋而焚之，然后在旁边大呼：“袁贼烧死矣！”又曾狂书一“杀、杀、杀、杀、杀、杀、杀，疯、疯、疯、疯、疯、疯、疯”的对联，“七杀七疯”，狂傲之态毕露。饮酒时为花生米去蒂，又说：“杀了‘袁皇帝’的头！”袁世凯之子送他一床锦缎被褥，他却拿香烟烧出一个个大窟窿，并扔于窗外，还扬言要放火烧屋。他还曾召集寓中仆役，命其行大礼，口称“大人”“老爷”，尽复前清礼仪，如有违反，

轻则罚跪，重则罚钱，以此讽刺袁世凯复辟丑剧。另，据曹亚伯《谈章太炎先生》记载，章知道袁有复辟野心后，便要效法明朝方孝孺故事，准备穿麻衣，执哭丧棒，到北京痛哭于国府门前，“以申共和将亡之哀”，朋友们听到他有这个想法后，纷纷出来劝阻，“从此章疯子之名，流传四方”。

袁世凯深知自己虽然“挟有精兵十万”，但“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所以断断是不肯放虎归山的；而章太炎终究名气太大，如果贸然下手，杀了这个“民国称衡”，恐怕又会得不偿失，背负千古骂名。据说袁世凯虽然几次动了杀机，但都以作罢告终。最后，对章的频频责难，投鼠忌器的袁只有自我解嘲说：“他是个疯子，我何必同疯子一般见识。”

黄兴讽刺说

据说章太炎平生，独服黄兴一人。但有一种广为人知的说法，即谓“章疯子”外号，正是这位黄克强送给他的。

事情发生在章太炎因“伪民报”事件与孙中山发生严重争执之后，黄兴曾写信给孙中山说：“弟与（汪）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指章太炎）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

马君武戏称说

曹亚伯《谈章太炎先生》回忆：“武昌首义，太炎先生言论益高……予以口诛，太炎先生以笔伐，作救国救民之声，闻而行者自得福，违者自受恶报。因而马君武加太炎先生与予以‘章疯’‘曹

疯’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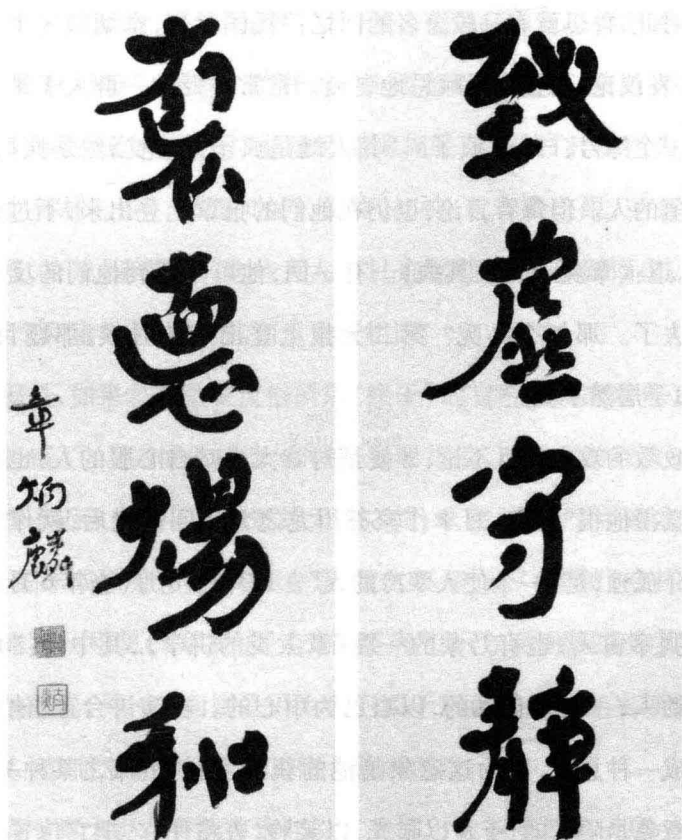
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一书中记载更详细：“辛亥革命时期，太炎先生的言论，口诛笔伐，是救国救民的宏论……但马君武对太炎先生私称‘章疯’，而且对曹亚伯则称为‘曹疯’。马君武对太炎先生向来又亲切而又敬佩的，称他章疯，并无侮辱之意，近似亲切感而已。”

天才狂放说

此说并无多少新鲜之处，大意只是综合章太炎以上各种行为，对其个性作出概括，而不只是将“章疯子”外号与某件单独、孤立的事件联系。

此说以章门弟子陈存仁在《阅世品人录》所记最为典型。他说章太炎“只有文人狂放的豪气，说他是疯，实在一些不疯”，“再进一步说，一个天才横溢的人，当然是绝顶聪明的，但是聪明与疯子，在医学上讲来只是‘一线之隔’，有好多绝顶聪明的人，一时会得精神失常……”“他壮年时富于革命精神，激烈的言论，被人家当作疯子是可能的”，“晚年时，对世俗看不惯，或者写一篇愤世嫉俗的文章是有的，写一副盖棺论定坦直的挽联也是有的，说他是疯子，实在不是疯，不过有些文人的狂放豪气”。

据曹聚仁《章太炎先生》一文记载，“章疯子”外号除来自于他与梁鼎芬、袁世凯争斗使气外，还因为他对几位民国元勋也有意见，其中包括孙中山。曹文说：“黎元洪死，先生（章太炎）挽之以联，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联云：‘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



章太炎手迹

勋!’孙总理奉安之日,先生寄挽之联,更是骇人:‘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章疯子这外号,就这样更流传更证实了。”

“章疯子”外号,给章太炎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造成了不小的误解。他“生平秉性戇直,稍有感触,辄一吐为快”(冯自由语),这样的个性,配上“疯”名,不但会给各种有恶意和无恶意的闲人提供饭后的谈资,更易成为其政敌们的攻击把柄。